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樵李黃孟瀾波仙參閱

馬端肅公奏疏

疏　　馬文升

為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疏

禦虜
方畧

照得先該兵部題議得胡虜為中國之患。歷代所不

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而漢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而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虜遁沙漠警息邊陲實萬萬年無疆之鴻業也迨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神謀睿算有見于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于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强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欵塞入貢

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實。累歲貨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凉。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亂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于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凉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氷凍

則西入河套以圍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時或遣人進貢未敢大肆猖獗其虜酋脫羅干之子火篩比之也先梟雄尤甚今歲春首以計誘殺我官軍于神木二月以詐大敗我師衆于大同本部繕甲利兵募軍給馬更易將佐振奮威武經畧半載期于挫虜以絕邊患不意此虜十月擁衆侵我大同西路我之三鎮精兵戰將約有二萬會衆于此儘有可乘之機柰何將佐畏彼聲勢嬰城自守無敢出門與戰者使彼得利而去竟無擒斬之功輕我之心由

此益肆南侵之謀、豈肯終已、即目彼虜見在河套、延綏守臣具奏走回人口傳說、十二月十二日會事、待月明亮時要搶榆林地方、且彼聚會議事。其勢必併于一。彼之奸謀詭計。日深一日。而我之修攘戰守。或作或輟、矧今海內百姓敝困已極、邊方軍士艱難亦甚、府庫空虛、郡縣無備、加以各邊將佐乏人、而京師武備未振、彼虜往牧處所相去京師密邇、實賴大同宣府爲之藩籬。今彼二鎮將佐官軍。往往不能禦虜、而啟彼之驕肆。誠恐此虜蓄威日久、明春過河、復來

大同、麋衆南侵、將何以禦、京師未免震驚、國之安危、實係于此、臣等才識短淺、誠恐將來有誤國家大事、必須廷臣集議、庶得禦虜奇謀、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等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等、將所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伏乞賜施行

計開

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强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剿平、若

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為寇，欽命都御史王翺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為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駐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越為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總制之設，前代、我朝

總制之設，或以為便，或以為不便。便在連絡，不便

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

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痛剿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翱馬昂王越事例。伏望　皇上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即所在調度剿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靜。具奏回京。其右都御史史琳、仍作提督軍

務名色，若監督太監苗逵，總兵官朱暉，如果赴邊，本官一同前去，止提督京營大同宣府二鎮軍務，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務在協和行事，候命下之日，兵部會官，于兩京諳曉韜畧，曾經邊方文職大臣內，推舉二員上請，簡命一員，照例請敕前去行事，所貴威權頗重，虜寇可滅，

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係，得其人則四夷畏服而國家安，非其人則四夷猖獗而國家危，所以自古欲安中國，而懾服外夷者，必以選將爲首務。

今各邊主將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固不爲今之名將、亦頗稱其委任、其他若宣府之莊鑑、大同之張俊、遼東之蔣驥、薊州之阮興、寧夏之郭鞠、中間有或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者、有驍勇有餘、而謀略少聞者、內張俊士論稍不歸服、但目下卒無武官可代、謀略兼全之將、近來委的少見、然謀略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之後、就以主將自尊、邊方稍寧、惟知謀營已私、貪圖貨利、或躭晏樂、或恣邪慾、所以謀略不進、而驍勇日耗矣、合無兵部通行各

邊總兵官彭清張安益加勉勵以副委任其莊鑑張俊阮興等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敬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于心熟之于己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為恥而畫策欲過人每以貪生為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益進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閫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參遊擊守備把總軍

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期成功、以圖任用、不可苟安、甘於下品、及訪得閑住都督馬儀、驍勇絕倫、久經戰陣。但年踰七十、精神頗衰、劉寧謀略兼資、敢于殺賊、但久患脚疾、艱于騎射、其馬儀如果大同聲息緊急、本鎮守臣取赴軍前咨議軍事、劉寧候脚疾痊愈、另行舉用、兵部仍通行訪取軍職有過、不係敗軍誤事。及屈在下僚。并曾經保舉將材再加訪試。或令坐營坐司、使之開廣聞見蓄養威銳、遇警委任、領軍勦殺、庶謀勇之將、自此可出矣、

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艸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儹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甎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于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米甚不充足

正在勞民費財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及今後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營官軍十二萬，倒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宿有二十二萬，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即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

領幷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步隊二萬
内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
外再無可用之兵況京軍又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
等四衛月報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得
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差役見今雖有四衛
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外儘有空閑緣今虜
寇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乞勅
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
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輳一萬員名就在

本營、分爲兩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
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畏矣、
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廷、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
和則謀慮僉同、否則互相矛盾、欲望成功、蓋亦難矣、
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共同事官員
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誤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
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
邊患、見今虜寇未退、終欲出師、合無兵部行移聽征
監督總兵、并提督等官保國公朱暉等、如果出兵到

邊之日，凡事務要公同裨將，從容計議行兵方略，勝京兵到边與本地將官每致不和者

虜機宜，彼言可用，則竟爲用之；彼言難行，則從容止以外遣官欲自存大而用兵机宜或不知地方官之熟習敵情論多不同也

之。不可專執已見，而必于用；亦不可忌彼所長，而輒

爲沮。平心易氣，以共成王事爲念；忘勢安分，以剿滅

虜寇爲心。將官旣和，軍士傲畏，必思奮勇以殺賊，捐

生而圖報。何大虜之不滅，而大功之不成哉。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

怠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爲尚。故古之人君

命將必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許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于一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制勅所開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于事伏乞　聖明于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并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

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欵、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

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于此。昔吳玠拒金人于雞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而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角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

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兵馬熟閑。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羣羊。方爲可用。故兵法曰、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教千。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散。去年大同遊擊將軍

王杲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令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軍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于赴敵樂于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仍行在京團營內外提督大臣并聽征總兵等官朱暉等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習以備征調其於委託斯無所負

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藩屏京師國家安危實繫于此所在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

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備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役占。已有數千。大半納銀跟用。絕不操練防邊。鎮巡等官。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同居行事此外俱無。此等守備之數。委的無益于事。有擾于邊

累該廷臣會議、要將前項多設守備內臣裁革、俱未蒙俞允、伏望　皇上念虜寇連年之猖獗、邊方軍士之寡少。照依遼東等處事例、通將大同宣府。除監鎗分守薊州、除分守密雲古北口少監韋祥不動外。仍乞將薊州一鎮內臣九員中。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照例與分守東路叅將高英中路叅將白琮同居一城。計議行事。其餘三鎮各城堡營寨守備內臣。斷自宸衷、俱暫取回。別項任用。庶軍免役占。而少助戰守之用、官免掣肘。而得遂行事之權、

一足邊儲查得提督軍務右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文冊大同一鎮各處倉場見在糧米一百三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石零料豆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七石零草九百二十二萬三千四十束零宣府各城倉場見在糧一百一萬二千九百石零料豆七十四萬二千四石零草八百五萬零計二鎮糧料草束見在之數頗爲有積若以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彀三四（大凡各邊料爲主兵之用本自足額惟有急調到客兵支給份每不敷必致挪動主兵糧料而主兵亦不足矣）年之用少者亦可彀二三年之需況大同并各城堡即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巳臣等第恐一時調集

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悞事機必須再爲斟酌措置庶幾有備無患查照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股引鹽開中一百五十萬引合無行移戶部差官前去大同宣府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酌地方糧料草束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場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收銀兩大同撥買鹽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井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城陽和等處以濟一時之急臣等又看得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務責有地方私先北遠者後其近者

販有禁例是以商人一聞各邉開中。樂于趨赴。邉儲充足。事機不悞。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于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肯報中。鹽法阻壞、邉儲闕乏。弊皆坐此。伏望 皇上軫念邉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非邉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閘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

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就聽各官，徑自查盤究問，照例發遣，于礙內外官員，指實參奏，置之于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致難矣，

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朱暉等，會同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

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上下相維大小相續易于成功不致誤事仍將選定總領官員職名徑自具奏

爲大修武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武備防虜

切惟胡虜爲中國患其來非一日矣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膺天眷命汛掃胡元以一四海功烈之盛亘古莫匹乃以北平實殘元之故都密邇胡虜故于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各設都指揮使司以統重兵于四處封建代谷寧遼四王以爲藩籬復慮後來忽其虜

患。被其侵犯。故以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載之祖訓之內。其禦虜之計。亦已切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之後。舍金陵之華麗。卽遷都于北平。聚天下精兵于此。居重馭輕。虜意有在。時征胡虜出塞千里。故虜畏服不敢南牧。其防禦之謀。亦已深矣。至宣德年間。老將宿兵消亡過半。而武備漸爲廢弛。至正統年來。虜酋也先生有大志。收併部落。其勢甚盛。假以進貢。窺我虛實。我之備禦。全不介意。一旦舉衆犯順。宣府大同。勢不能支。王師遠討。十數餘萬。土木之敗。其

如使北時王師不出不

禍甚慘。（過邊鎮受其蹂躪而已）胡兵直抵京師。幸而謀臣勇將。左右周旋。天佑中國。卒保無虞。至今讐耻未雪。自後虜酋雄長不一。我之邊方。累次失利。而彼胡虜未嘗遭其大挫。近來虜酋火篩。梟雄桀黠。罔來進貢。常欲犯邊。誠恐部落歸從。養威蓄銳。擁衆南侵。是亦昔之也先也。我之所恃以捍禦北虜者。惟大同宣府二鎮。以爲藩籬。但各鎮軍馬通不過六萬。而十分精銳亦止二萬有餘。所守地方一千餘里。兵分勢寡。彼聚而侵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其次所恃者。惟以京師爲應援。

但京軍勞敝已甚，加以教習之未精，強弱之相半，卒遇大敵，豈能支持。臣等于邊方之事，京營之軍，節次奏行各邊，但將官少諳謀畧，士卒不知節制，加以鎮守官大半貪殘，巡撫官少振風紀，若遇小寇，則漫散而追，僅能斬獲一二，如遇大敵，輒墮計中，而為之喪敗，今大同宣府并各邊之兵，其勢大率類此，原其所以，實由操練之日少，而教習之無方也。邊方尚然，而京營之兵，狼狽尤甚，欲望克勝大虜，實以為難，臣等聞之，永樂年間，士馬精強，甲兵堅利，官軍出征。所需

之物多係官給令軍士出征合用物件十無一二雖賞官銀一二兩臨時豈能逐一措辦所以遷延月餘不能起行倉卒之際豈不誤事此尤大可憂者臣等今將整飭武備十事條陳上請伏乞勅賜施行

計開

一北虜自十歲以上就學弓馬射生度日不待督責所以弓馬便捷我之軍士弓馬自不能及凡遇小寇固能擒斬其一二若遇大敵多不能支以其無可勝彼之器具也昔金元术以拐子馬衝我堅陣無不敗

者。岳飛以麻札刀勝之。金人大懼。今各邊軍士。止用弓箭腰刀。何以勝彼。往往致敗。先該本部奏准兵仗局造樣。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將各衛局匠。俱于布政司團局。成造斬馬大刀。盔甲弓箭腰刀長牌等項。近有陸續解到者。儘為可用。數亦不多。已經奏給宣府大同。盔甲等項各二千副件去訖。今聞北虜俱用長刀。直衝我軍。所以軍輒敗北。是我之所長者彼已得之矣。以今觀之。須每隊給與一十把。臨時出奇制勝使彼前鋒大遭挫敗。彼方知懼。不敢輕我。合無通行

河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并直隸府州將原造軍器作急起解前來俱在工部收貯以備出征應用仍照前歲成造軍器事例通將各衛匠役在于本城支給官銀買辦南鐵照依今發去式樣斬馬大刀山東二千五百把河南二千把浙江四千把南直隸二千五百把福建三千把江西一千五百把俱限今年九月以裏解送工部交割俱收九門城樓以備應用違期不到者三司官員一體參究一團營軍士近年以來爲因做工頻繁累及艱難乎

昔不曾置有雨具氊衫等項。今夏天不得已出征。隨身軍器等項。若無氊衫。萬一卒遇大雨。盡爲所濕。必致損壞。臨時豈能應用。氊衫一事。最爲軍中急務。闕少之際。用銀一兩四五錢。方買一領。而賞賜銀兩。已去十之七八。所以只得顧借。臨時應點。起程之時。依舊無有。因而在逃者亦多。除今次出征外。合無行移陝西河南山東北直隷保定等七府。分派所屬州縣一總做造氊衫。陝西山西各四千領。河南山東各三千領。北直隷共三千領。每領長四尺。濶一丈五尺務

要緊密如法止用椒礬水洗不用麵糊致生蟲蛀完日布政司并直隸府分一總差官管解沿途應付車輛裝運前來本部告交俱收于九門城樓如法堆放團營差撥官軍看守每年夏天曬晾如遇團營官軍出征不分冬夏每軍給與一領回日交官一體收貯曬晾

一河南山東北直隸見在民壯係正統十四年因北虜也先擁衆犯邊官軍喪亡甚多京師戒嚴兵部建議添設民壯以備守城等項以後事寧有司官員遂

將民壯雜項差使以致人多不堪補民壯如充應雇

近來州縣不過視為皂隸專令接官擡杠雖非軍人

終係在官之數已嘗行令所司教習武藝遇警聽調

今大同達賊侵犯恐腹裏地方人心驚疑一時無人

防守城池不無誤事合無行河南山東北直隸巡撫

都御史各委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直隸委各府

佐貳能幹官各親詣所屬將原有民壯逐一揀選年

力精壯者分為三等河南二千名山東二千五百名

北直隸二千五百名銜開年甲籍貫在冊仍編成總

小甲隊伍定委各州縣佐貳官一員管領各置器械什物用心操練習熟武藝分巡官不時提調每戶優免人丁三丁幫貼盤纏不許私自更替仍將選過民壯等第各造冊繳送本部備照鎮守太監總兵等官將在鎮見操軍馬自行揀選爲標下名色有四五百名者六七百名者凡遇追剿賊寇本官前去方纔跟隨其餘副參等官俱不敢帶遊兵亦不敢選以致殺賊之功精兵數少此乃各邊通弊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將前項各官標下之兵盡數查出歸于本

營。當選遊奇兵者。一體揀選。敢有挾私占恡不發。許其明白具奏。以憑參究。其遊兵中間果有老弱不堪者。亦要公同揀退。一體選補。仍各將選過遊兵。并查出標下官軍數目造冊。

一胡虜以弓馬爲先。我之禦胡亦當有術。庶不至于敗衂。昔吳璘與金人相拒于興元。璘置拒馬木以禦。分番輪戰。而金人卒不能還。其法以長木爲身。長丈尺。徑過五六寸。如鹿角木樣。中鑿小孔。安小鎗。鎗桿如雞子大。行則束縛馬上可帶。如遇賊衆我寡。列此

爲營擡之而行，登山赴城賊不能衝今所造大牌體重難用舊樣用苗竹斷截爲片川生牛皮爲條趂濕穿之外用牛皮裹之畫以五彩虎頭取其體輕遡營最可華矢石此皆軍中之要務也乞敕工部成造拒馬木二千架竹牌二千面滾刀五千把完日收於九門城樓凡有出軍領與軍前應用庶先事有備臨敵無失

爲成造堅利甲兵以防虜患事疏 防虜

照得克敵制勝固在乎官軍之奮勇尤在乎甲兵之

堅利甲不堅則不能以遮矢石兵不利則不能以挫賊鋒故古人云甲不堅是以其卒與敵也本部伺因天下衛所年例成造軍器有名無實徒費錢糧俱不堪用已經奏准行移內府兵仗局成造盔甲腰刀斬馬大刀長牌弓箭等項發去浙江等都司團局照樣成造已有解到之數俱爲可用今看得凡京營官軍每遇出征止關與軍器局所造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袖口太寬又多壓肩不掩心則不能遮矢（端肅公於軍器瑣務留心如此）袖寬壓肩則不能開弓且重二十四五斤而甲葉不

堅軍士豈能披之而盔又平常甲面布多藍色不足盛軍容而振軍威臨敵誠爲誤事況今邊方多事正係繕甲利兵之日臣文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之時南京軍器局所造軍器每年內外守備參贊官員親詣本局試驗其甲頗堅甲面布色亦青但甲亦重二十斤以上袖亦壓肩不知前項軍器置之何用即今京庫闕少盔甲乞敕兵仗局成造上様盔甲各二項副腰刀二把其甲重十八斤盔二斤半發與南京軍器局着令管局內外官員照様成造務將甲

葉冷端數百錘使之十分堅固擲地有聲方爲得法

甲面務要青布用火漆釘釘之若用線穿者其線亦要精緻而盔要低矮不宜太高亦須端到自不生秀

在京軍器局所造軍器合亦照南京事例團營提督内外官并工部堂上官每年公同給事中御史試驗一次如有不如式者令其依式成造伏乞 聖明留意俯賜施行

爲豫防黠虜奸謀事疏　防虜奸謀

臣於六月十七日聞朶顏衛進貢夷人到京該大通

事譯審得說稱本衛大頭目阿兒乞蠻與小王子結親和好等情其事未知的確臣先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大達子營偷馬同還老營在某處報的知道今將一年宜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朵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即目俱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重復

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或被朶顏衛爲彼鄉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鋭。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卽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彼賊朝入搶掠。夕可計歸。彼處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朶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搶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擄

日久京師未免戒嚴。畿民為之驚擾。其為國家之患
非細也。乞敕兵部。一面于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
三千員名。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員名。前去密雲。
各整點器械齊備。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差
乖覺舍人。或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
官。哨探大虜即今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
府地方。爪探的確。作急回奏。如果東行。即將原定二
處軍馬。就便起行前去。所據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
機截殺。務在度時審勢。不可輕率悞事。又恐此虜譎

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秋凉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將及半年。合無兵部奏差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限八月初起程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取便。俱赴永平。聽候欽差武臣。一併提調操守。及將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眞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

眞定、各如法操練，仍乞欽命知兵武職大臣一員前去、往來提調防守，若大同宣府聲息緊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不可空虛，若只

依前擬或又調遣赴邊征勦。未免京師兵少非居重馭輕之計。臣思得順天并保定等八府、原有選定民兵八千餘名、選用民兵止須郡縣得人自能訓練比先眞定府知府張玹、大名府知府李瓚俱能操練。可濟實用儘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再無應援之兵。若將此等民兵。用心操練。臨時亦可調用。合就令兵部差去官員、一員在于眞定等四府、一員在于保定等四府、將各府所屬原僉民壯、俱從容調取赴府、逐一揀選、分爲二等、一體操練一則可以振揚威武、一則可以守護地方亦可以爲

京師之援揀選畢日造冊在官仍每名免戸下三丁專一供給盤費其馬匹盔甲弓箭什物宜從兵部設法整理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斟酌上請定奪

爲經畧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疏　防虜

職方淸吏司案呈切惟患貴豫防事貴有備故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是皆思患豫防之意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加意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後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爲邊患故於甘州設

立陝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萬全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於遼東古襄平設立遼東都司各統屬衛如臂指之相使氣脉之相屬以捍禦夷虜又分封肅慶代谷寧遼六王於甘州寧夏大同宣府大寧遼東凡百軍馬俱聽節制以藩屏王室遇有寇賊侵犯就命各王掛印充總兵官征勦各邊初無總兵鎮守巡撫官之設彼時胡虜遠遁邊方寧謐聖祖于西北設兵禦虜之謀深且遠矣逮我太宗文皇帝肅清內難嗣登寶

位之初，遷都北平，親率六師，將勇兵强，武備極盛，所以虜遁漠北，不敢南牧，遂將大寧都司，掣于直隸保定府所屬，營州等十數衛，俱掣于畿內，寧王亦遷於江西布政司，却將其地分與今朶顏等三衛達子居此因借三衛夾人助戰之功故分地與之然中國之險亦失矣住，除官降印，為我藩籬，神謀睿筭，固有在矣，且三衛達子，每歲朝貢來京。 朝廷優待隆厚，彼時固不敢為大患，但彼狼子野心，終存夷性，往年虜囚也先犯順，彼曾為之鄉導，以犯我京師，且甘涼寧夏俱在河外，大同宣府，內有偏頭寧武鴈門紫荊居庸等關，其

險可據。外有邊墻重兵可恃。遼東亦有山海關之固。惟永平薊州一帶。因掣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所。再無藩籬。所以與胡虜止隔一山。不及二十餘里。內俱畿甸之民。生齒繁多。素號殷富。宜如各邊鎮巡等官。同居一城。團操軍馬。大振威武。外以懾服胡虜。內以拱衛京師。乃為上策。但先自正統九年。大軍征剿三衛達子之後。止命都指揮一員。在於獅子峪鎮守。至景泰年間。方命通政鄒來學。往來整飭邊防。以後漸添鎮守內臣。并總兵官巡撫都御史。今總兵太監都

御史、各居一城、相離寫遠、分統軍馬、會議邊事、止是行文、況設立邊營四十四處、關一百一十二處、寨七十七處、俱要分布軍馬在內、兵分勢寡、應援實難、其與各邊鎮城事體、大有不同、而分守關寨官軍、見在者少、賣放者多、總兵太監都御史所統者多不過三四千、各參將所統、不過二三千、各城操練、又無一定之規、徒使兵分、無益於事、目下鼠竊狗偷之賊、固不足慮、倘遇大虜兵難卒集、憑何捍禦、況今虜因火節部落日衆、奸謀日深、往往敗我邊兵、得其厚利、已有

輕我之志。其三衛達賊。最爲狡詐。永平道路。無不周知。萬一彼大虜收併爲彼前驅。從燕河營等處。平漫地方而入。相近京師不遠。其患有不可言者矣。且永平自古爲盧龍大郡。曾設節度。久屯重兵。今本邊關係甚重。而防守疏略。有識者爲之寒心。已嘗具呈本部。奏行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各邊地方。俱分三路。以守本鎮守臣。各居一城。各領軍馬。不分地方。恐難而度。仍着其城寬大。可容鎮巡等官。團操軍馬。會議邊事。所守地方。應否分作三路。各有所司。續該各

官同奏、別無大城可居、雖居一城、有警分投領軍應援、亦使反覆論辯、意在從舊、臣等看得永平一鎮密邇京師、切近胡虜、委的藩籬單薄、武備廢弛、軍馬未精、邊墻少固、事體不一、他日恐誤大事、必須差遣大臣往彼經略、庶係經久無虞、合無推名上請、簡命識達事體、諳練老成官一員、不係憲職者、兼以憲職、請敕前去薊州、會同鎮巡等官、自密雲起、直抵山海關。逐一相看其寨某關、不係緊要去處、應當減去。止令修築墻垣。或斬削偏坡。務令高堅陡峻。不通人馬。某

處當修築高墩以便瞭望其營寨合當移於某處某處可總屯軍馬若干某處營寨軍馬當減去若干某處當蓄糧草若干其太監總兵官都御史副總兵各處一城於事體邊務有無便利今若將退出各將關寨營堡并三屯建昌二營官軍并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協守副總兵同處一處當居何城或可在永平城內或於三屯建昌二營共城可以增展以容或當另築一大城同處如各邊事例會議邊事同操軍馬共三屯建昌二營官軍或當量留各積糧草

遇有警急、以便軍馬駐劄、互相應援、其沿邊小營、應該若干里存留一營、其餘盡行減去、凡百合行事宜、輕者從宜處置、重者具奏施行、

爲申明舊章以正罰俸事疏　罰俸

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扣算追罰俸錢、欽此、欽此、我

聖祖立法、葢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

犯不卽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今內所載年久未曾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　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遭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卽令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　聖朝頒祿養廉

古者旣富方穀之意也、恭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如蒙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錢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咸蒙恩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職所當言者、不敢緘默、

爲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疏　弭盜

此疏是端肅公爲大司馬時所上是邦政之大者

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敎、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敎無

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弁敷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殫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強盜、何則、強盜之行、執兵持刃生殺在乎掌握劫財

姦淫、擄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盗條云、凡强盗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捉獲强盗、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綸音、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盗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 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

此亦止盗肅治之要道也

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着三法司
奏請會多官人每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
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
故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錄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
之心也恐强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强盜既該決不待
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
向因循但係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
秋後與秋後處決之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
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搠異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

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供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鬭毆殺人者。為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　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仗。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

不必監候、隨卽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寃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仗眞正、毋撓于勢要、毋拘于成案、務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 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刼財殺人。全無忌憚。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

徃有之若不將强盜兇徒依律不時處决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强盜有犯不時處决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葢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五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王元琮青城參閱

徐文靖奏疏

疏　　　　徐溥

論選庶吉士疏

比給事中涂旦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二年以來或間科一

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併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謂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聲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佐咸有頼于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皆選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歲則是已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

有成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庶常之選今已停罷若復舉行則此論爲允）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于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取投之文相稱。卽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于

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論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職也

論時政疏　方術

臣等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兵

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漸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殿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時聞奏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荅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多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間時召面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爲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

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禆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旣疏則邪說得以乘閒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

建不時賞賚無筭黜退遊宦復昇眞人賜以玉帶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人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隕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如神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

（前代多有此禍可爲鑒戒）

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
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
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
且自古姦臣妄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
平無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無及唐相李絳有言憂
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
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
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疲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嘆
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

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憂。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臣。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肯誰爲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 聖德日新 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止崇王朝見疏 謝王朝見

今日早。司禮監太監韋泰。傳諭 聖意。以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思念崇王。欲令入朝。命臣等查照襄王

入朝事例臣等仰惟太皇太后之聖慈　皇上之聖孝皆天理人情之至也但分藩建自有成規奉旨入朝原非常例襄王之朝乃在英宗皇帝復位之後與（景帝時襄王具疏欲加厚南內後英廟特詔王入朝以敘親親非常例也）今日事體不同　憲宗皇帝聖孝純篤所以奉養太皇太后者無所不至而臨御二十餘年亦未聞崇王等入朝蓋以母子之情一時之私朝廷之計天下之公故寧咈私情而存大計此誠　聖子神孫萬世所當法也況今國用繁重府庫未充天災流行民力已竭山東河南一帶霜雹交作春田告荒而二三年

間親王之國。朝廷篤念親親。恩禮加厚。船隻車輛倍於往時。加以輔導非人。罔知約束。需求財物。夾帶私鹽。所過地方。貽害非細。官吏惶懼。人民怨嗟。益王之國。又在八月。往來供億。何以堪之。又況今年當天下朝覲之期。各處王府具奏入朝。俱蒙 皇上賜書諭止。若此端一開。各府親王無不歆動。爭相陳乞。朝廷雖欲止之。恐亦難分彼此。縱能止其入朝。未免曲加賞賚。以慰其心。費用不貲。事體無益。不可不深思而預處也。伏望 皇上益積孝誠。婉容陳說。如 太皇

太后聖情切至。特遣內臣賫賞賜。遠加慰問。則
皇上睦族之仁。與朝廷定分之禮。兩盡而無遺矣。臣
等惓惓爲社稷生靈至計。偶有所見。不敢不盡。伏乞
聖明裁處

論占城安南事宜疏　占城

占城國乞差大臣往本國。將安南所侵境土。盡數退
還。各衙門兩次會議。皆以爲不必請勅。續該司禮監
傳示　聖意。欲准差官往諭。臣等仰見　皇上一視
同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臣等竊以事理揆

之春秋傳有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恃險負固達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　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為意若占城者尤小而疏臣等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占城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後於成化七年為安南所侵累來奏訴　憲宗皇帝屢勑總鎮兩廣都御史為之區處而安南上奏疆域謂已還其侵地實未嘗輸情伏罪今若降勑遣官遠至其國徒

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令。則使臣無以復命于朝。邊將無以揚威于外。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為處。若置而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臣等又覩 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

事体如此亦所當慮然朝廷何事欲遣使必是內臣有○好○大○喜○功○者○主○之○耳○○○○○○○

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　聖言誠萬世如見之論也況今國討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强弱何如而欲發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爲無益之舉尤不可也且哈密爲土魯番所奪二三十年開命官遣將隨服隨奪至今未寧及各處土官互相讐殺亦不能禁以王法爲斷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朝貢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僞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得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煩　聖慮特爲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

羣臣者。令衆口一詞。以爲未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於利害得失之際。尚恐文移傳播外國。不敢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託。若不爲 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爲皇上計爲宗社生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時勢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 皇上行之。何敢故爲此逆耳之言哉

論三清樂章疏　梁儲

近司禮監傳示 聖諭。遣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收

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粢祭非不欲頻頻則反瀆物非不欲豐豐則反褻書曰黷于祭祀時謂非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于大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

高下。有制度有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況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 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云出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爲後世法也 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似太祖爲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黷禮事 天。臣等

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寓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　陛下所以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　陛下此舉也且古之帝王必資輔弼以成治化舜大聖也其命禹之辭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蓋惟恐臣之不盡言也仰惟　祖宗所以置文淵閣備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論講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臣等待罪此地積歲累時今經筵早休日

講久曠。異端邪說得以乘間而入。此皆臣等講讀不勤。輔導無狀。不能事事規正。以啓　陛下之聖心。保　陛下之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于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伏願　陛下垂日月之明。廓天地之量。俯加鑒察。曲賜依從。臣等益當勉策駑鈍。庶幾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

卷終